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學籥

九州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學籥 / 錢穆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1.1
(錢穆先生全集)

ISBN 978-7-5108-0748-0

I. ①學… II. ①錢… III. ①治學方法—文集 IV. ①G795-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0) 第226400號

本全集由錢胡美琦女士授權出版

學籥

作者 錢穆 著
責任編輯 張海濤 周弘博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張萬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35號
郵編 100037
發行電話 (010) 68992190/2/3/5/6
網址 www.jiuzhoupublish.com
印刷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635毫米×970毫米 16開
插頁印張 0.5
印張 16
字數 180千字
版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108-0748-0
定價 36.00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學

子

錢穆

錢穆先生手迹

錢穆先生印·錢穆之印

新校本說明

錢穆先生全集，在臺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出版。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進行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內容以及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注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九州出版社

出版說明

近人論學，好尊西方，因美其名曰「科學方法」，一若中國古人為學無門徑方法可尋。錢賓四先生乃輯其過去所撰有關開示學者以治學之門徑與方法者，凡六篇（篇目見初版序目），彙為一冊，名曰學籥，於一九五八年自印於香港。是書上起孔子，以次朱子，下迄近代諸儒，並皆有所論列。又自一九六一年十月起，下迄一九六三年十月，前後兩年，先生為香港新亞研究所諸生絡續講演，專就治學門徑方法隨講命題，無次序，無系統，或屬泛論，或係偏指，如一歷史與地理」一講，驟視若與治學門徑方法無關，其實皆可觸類旁通，為治學綱領所繫。復有專申論語者，則因論語乃人人必讀書，又為必應精讀書，果能讀通一部論語，則其他亦更無不易讀之書也。先生意欲彙此諸篇為乙集，俾可與原編甲集合觀；而其事未果。其中若干篇章，遂分別收入後編之孔子與論語及中國學術通義二書中。學籥原編中本論語論孔學一文，以性質相近，亦移入孔子與論語。而本書之續編，因亦中輟。

* 新校本編者注：原文為「民國」紀年。下同。

今全集重刊此書，乃秉先生原意，除本論語論孔學一篇外，保留原來五篇，並增入相關文稿七篇。讀此一編，古人為學門徑方法，大體可見。先生所論，與時賢有合有違，蓋所從人之門徑異，所運用之方法異，所造詣之境界自不相同。凡先生所述，若不盡符今世之繩尺，然欲稍窺中國古人境界，則終為不可忽也。

本書原收五篇仍據初版，並與增篇一律加入私名號、書名號等，以便讀者閱讀。凡新增各篇，目次中添注*號，不復分甲、乙集云。

本書由邵世光小姐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目

略論孔學大體

一九五六年十月

本論語論孔學

一九五六年八月

朱子讀書法

一九五五年十月

朱子與校勘學

一九五六年二月

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

二十四年十一月

學術與心術

一九五五年三月

文，原題名近百年來之讀書運動。其第五篇成於民國二十四年，時北平各大學學生方發起一讀書運動，來徵舊稿散失，數年前由友人自臺北鈔寄，茲易今名。其餘諸篇，皆成

① 編者按：一九五八年初版時原收文六篇。今以整編先生全集之故，又增入同類之文七篇，並刪去另見孔子與論語一書中之本論語論孔學一篇，而共為十二篇。詳見出版說明。

於旅港以後，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間。其第四篇，三十七年始作於江南大學，未經刊布，稿亦遺逸。今所收，則旅港後新作也。自念少孤失學，年十八，即抗顏為人師。蟄居窮鄉，日夜與學校諸童同其起居食息。常以晨昏，私窺古人陳編。既無師友指點，亦不知所謂為學之門徑與方法。冥索逾十載，始稍稍知古人學術源流，並其淺深高下是非得失。然僅以存之胸懷間，亦未敢輕有所論述也。嗣後稍有撰著，而終不敢輕談門徑方法。良以人之為學，才性既不同，機緣復互異，從人之道，難可一致。自審所窺有限，豈宜妄有主張，轉滋貽誤。頃年踰六十，少壯所志，十不償一；精力就衰，殆不能更有所深涉。而廁身師席，亦垂五十寒暑矣。平生微尚，所拳拳服膺，自以謂是者，舉以告人，義亦宜然。古人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為水。」「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本書前兩篇述孔學之大體，第三、四篇述朱子讀書法。尼山、考亭，學之山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管窺蠡測，所不敢辭。第五篇時近俗類，堪資借鏡。末篇乃當身感觸，私所抱負，亦以附焉。儻有好學之士，取而為法，亦為學入門之一途也。因名之曰「學籥」云爾。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錢穆自識於九龍鑽石山寓廬

目次

序目

- 一 略論孔學大體……………一
- 二 朱子讀書法……………五
- 三 朱子與校勘學……………三五
- 四 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七五
 - 一 陳澧……………七五
 - 二 曾國藩……………八七
 - 三 張之洞……………一〇二

四	康有為	一一五
五	梁啟超	一三一
五	學術與心術	一四九
*	六 學問之人與出	一五九
*	七 推尋與會通	一八一
*	八 談當前學風之弊	一九九
*	九 歷史與地理	二一九
*	一〇 我如何研究中國古史地名	二二九
*	一一 李源澄秦漢史序	二三七
*	一二 古史摭實序	二四三

略論孔學大體

昔人常言孔、孟之學，又言儒學，言漢學、宋學，經學、理學，皆重言「學」。而近人好言孔子思想、儒家思想云云。竊謂中國本缺純思辨之哲學，故論思想必究其學術。若不問其學術所本，而遽求其思想所歸，則子貢已言之：「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顏回亦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今居二千五百年之後，而空談孔子思想，鮮不能使人無單薄空洞之感矣。

孔子之學，惟顏回言之最盡，曰「博文」，曰「約禮」。博文之大者，曰「六藝」，曰「詩、書」。孔子博學，執御執射，又曰：「我多能鄙事。」學而時習，皆游於藝之事也。近代科學繁興，各項工技日新月異，然其為藝也則一。若使孔子生今日，決不目為鄙事而不習。清儒顏習齋論此最深至。此孔學之一途也。

然習齋矯枉過正，不輕習藝而過斥讀書。其弟子李恕谷，已悟其非。顏、李之學不能大傳於後，亦習齋創議偏激，有以使然。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已斥其佞矣。孔門教人讀書，首重詩、書。詩屬文，書屬史。不通文史而高論仁道，亦非孔學正軌也。

後儒博文之學，偏重詩、書經典，而忽射、御實藝。漢儒如鄭康成，宋儒如朱子，皆曠代大儒，亦文亦史，於書無所不曉。其他或偏文，或偏史，其博涉之程度有差等，要之皆有闡於博文之教。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博文必歸於約禮，於是有朱陸之異同。象山、陽明，其於依仁、據德之教，可謂易簡。然象山曰：「堯舜以前，曾讀何書來。」又曰：「使我不識一字，亦將堂堂地做一個人。」則於孔門博文之訓，仍不能謂無憾。

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問為邦」，「雍也可使南面」，此皆列德行之科。則孔門之所謂德行，修、齊、治、平，一以貫之，其極必至於能治國平天下。否則何以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豈孝、弟、忠、信，而謂可以藏之不用者乎？故知宋儒論孔學，不論程、朱、陸、王，於依仁、據德之教，闡發良多，而於志道之義，則追求未切。龍川、水心之倚撫朱子，亭林、習齋之糾彈陽明，皆非無見而然也。

東漢諸儒，風標純美，此亦孔門約禮之一端也。清儒治經，考據明通，此亦孔門博文之一端也。然於儒風衰微之世，轉多通藝多才之士，或擅一技，精一能，或留意典章制度，能出而濟世用，其著者如唐、如元；此亦儒之一格也。

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自宋明理學諸儒興，然後非可與適道者，即不可與共學，而孔學之規模狹矣。自有清儒，

謂惟訓詁考據始可盡儒學之能事，是乃可與共學，而終不能相與以適道，斯孔學之境界淺矣。

近儒偏尊清人之考據訓詁，而深斥經學與儒統，此又學術之一變也。其風忽焉，既不可久，亦有窺其弊而轉治宋學者，乃以談心說性拈為哲學思辨之題材；此又非孔門志道約禮之學之真相也。

故孔子博學而能一貫。其博學也，必「游於藝」，「依於仁」，「據於德」。游於藝，必尚實習，求實用。依於仁，必施之於人道。據於德，必歸之於一己之德性。學必博，乃思以求通。所通者即道也。有小道焉，有大道焉。博弈亦有道，苟不多窺古人成局，不多與名家對手，若不於多變之中運吾思以求其通，而曰「吾知弈道」，斯必為無知之歸矣。故多學而一貫之者，乃道也。博學而能一貫之，斯其道大矣。道之大，可以通於天。然必據於德，非性所近，即不可據。又必依於仁，非人所近，即不可依。又必先游於藝，凡人世間一切藝，皆必依仁、據德而始成其為一藝者。故「游於藝」，乃為學之始事。「志於道」，乃為學之終極。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夫子何所不學，又何常師之有。大哉孔子！斯其所以博學而無所成名也。

孔門之學，有始卒焉，有本末焉。今日而言尊孔子，莫過於廣共學之途。使人人游於藝，有時習之樂。進而博之，深之，教其依於仁，據於德，而志於道。實學光昌，大道宏通，則人得所安，性得所暢，而孔子之思想，亦即此而在，庶乎使學者亦可仰企於顏子之歎「欲從末由」之一境也。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為中央日報孔子誕辰紀念作，原題名略論孔學與孔道。）

朱子讀書法

在中國學術史上，若論博大、精微兼而盡之的學者，孔子以下，只有朱子，可算得第二人。孔子是大聖人，不當僅以學者論。而且孔子距我們時代遠了，他的成學經過，我們已無法詳考。朱子離我們時代近，他的治學經過，還可詳考而知。本文則只拈朱子的讀書法一項，加以闡說。

朱子教人讀書法，紀錄留傳極多，後人有彙集之成專書者；本文則只擇其最精要語論列之。

一

或曰：「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